

曾经，她处世子妃之位而低入尘埃，  
却换不来他一星半点眷恋！  
一梦初醒，她竟回到五年前！  
她誓要与他再无瓜葛，  
他却对她死缠烂打！

# 世子妃

锦竹著

畅销言情天后**锦竹**  
轻松古风撒糖新作  
且看冰山旧爱**吃醋+多毛**

慕屠苏：「白芷，你爱我一下会死啊！」  
白芷：「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 世子妃

锦竹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子妃 / 锦竹著.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17. 11  
ISBN 978-7-5518-1656-4

I. ①世… II. ①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65548号

---

世子妃

锦竹 著

出品 大周互娱  
总策划 周政  
总监制 杨翔森 曾筱佳  
责任编辑 韩星  
编辑总监 调调 小狸  
特约编辑 周璇 林涛  
封面设计 刘志豪  
版式设计 李映龙  
封面绘制 画措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社址 西安市北大街147号  
电话 (029) 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6  
字数 349千字  
版次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18-1656-4  
定价 36.80元

---

网 址 <http://www.sqcbs.cn>

# 目 录



楔子 .....	001
第一章 如梦初醒 .....	003
第二章 鸳鸯不羨 .....	024
第三章 井绳如蛇 .....	042
第四章 福兮祸兮 .....	077
第五章 军营韵事 .....	115
第六章 京城之变 .....	161
第七章 南诏蛊术 .....	193
第八章 成全亦爱 .....	220
番外 前因后果 .....	249





## 楔子

冬日雨后，寒光打在纸糊的窗棂上，木屋内透着森森冷意。屋内，似一切皆已冰凉，看不出丝毫生机。

“滴答……”水珠落地，声音在寂静的屋内回响，如地狱之门开启的水漏，在倒计时。

他没来。他始终不肯来见她，无论她怎样恳求，无论她多么落魄。是啊，他不来是对的，他从未爱过她。他明确说过，他只爱一个女人，为了那个女人，可以摒弃一切爱他的女人，那样决绝，不留一丝一毫的退路。

她不是他爱的女人，她只不过是千万个爱他的女人之一，一个天真地以为得到就是幸福的开始的蠢女人。她父亲说过，慕屠苏这样的男人，费尽心思去争取也是枉然，倘若一朝得逞，得到他的心，那么想用开他也不可能。他就是这般彻底的男人，这般让她疯狂去追求却又把她狠狠抛入深渊的男人。

她输了，彻彻底底，没有后路地走上了绝路。

她什么都没有了。娘家被她挚爱的屠苏满门抄斩，她挚爱的屠苏终于娶到他心尖上的南诏小公主，而她作为他蓦然回首时依旧不屑一顾的小妾，被他赶走，他还美其名曰“放生”。

她可还有“生”的希望？

白芷仰天大哭，一张引以为傲的绝美脸庞上滚滚热泪纵横，那双平时充满自信的大眼里剩下的只有绝望，无止境的绝望。

今天，是她挚爱的慕屠苏的凯旋之期。他依旧是当年她挚爱的慕屠苏，没有人比他更适合穿白衣，一尘不染，挥袂生风，有睥睨天下之姿、一笑倾人城之态、绝代风华之容。

眼睫微微颤动，泪水骤然止住，她倏然起身，长裙拖地，离开了木屋。

十五，京城号角响起，四处皆已洋溢着胜利的喜悦。百姓们齐聚在西南边城郊十里外的望苏台周围，此楼台每逢十五开放。望苏台在京城家喻户晓，它见证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将军常年驰骋沙场，娇妻思君心切，倾尽嫁妆特造望苏台，以念着自己远在沙场的夫君。

白芷站在望苏台下，仰头凝望着慕屠苏视如珍宝的女人。她未必有白芷美，却有十足的运气。于诸多女人之中，她得到了慕屠苏的爱，将会幸福一生。

身后响起悠悠马蹄声，铿锵有力。这是慕屠苏的爱马，疾风。白芷心想，她也许连那匹马都不及吧。

白芷眼睁睁地看着慕屠苏从她身边走过，目光未在她身上多停留一秒，仿若不认识一般。白芷不再像以前那样要死要活，而是冷然一笑，低垂眼睑，看着自己的脚尖。绣着金兰花的白鞋经久未换，已被染成灰色。何时，她是如此邈邈之人？

白芷再次抬眸望向望苏台，上面的女人嘴角绽放着沐浴春风般的笑容，眼神也从方才的忐忑变得明亮，她兴冲冲地转身下楼，去迎接她的夫君。

白芷禁不住再看一眼慕屠苏，他早已停下疾风，一双生动的眸子里闪烁着莫名的光芒，宠溺、爱恋以及唯卿不可。

白芷仰头望着被染成橙黄色的天际，这光，真让人昏昏欲睡啊。她抬腿朝望苏台走去，迎面而来的，是那女子巧笑倩兮，朝慕屠苏奔去的情影。

她们就那样擦身而过，互不相识。白芷上了望苏台。

“看，望苏台上的那个披头散发的女人是谁？她想干吗？”

落日余晖下，她似一片轻飘飘的落叶从望苏台上飘落。白芷最后望了一眼正惊愕地看着她的慕屠苏，他终于看到她了，终于。他是否还记得那年乞巧节的花灯下，有一位羞涩少女递给他一盏红艳的花灯？少女腼腆地道：“白日依山尽，打一成语。”也许在他心里永远没有她的“下落不明”，他从不曾对她上心。

她会向佛祖打听她一生的归宿，她知道慕屠苏不是。如果有下辈子，她白芷绝对不要爱慕屠苏，绝对不要。死亡，表达着她对他最深的恨意，也是她对自己最决绝的忏悔。

“落叶”终于落在地上……

什么都结束了。望苏台，忘苏台。



## 第一章 如梦初醒

香炉里的白烟袅袅升起，有一双手慌忙地拿起香炉边的茶杯，紧接着此人疾步走向床旁，扶起榻上的女孩，喂她水喝。

白芷感觉干涩的嘴唇被一股温热的茶水滋润，舒服不已。她微微睁开眼，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水墨山河图，栩栩如生，大气磅礴。

怎感觉这幅画如此熟悉？

“小姐，你总算醒了。”

又是熟悉的声音。白芷侧目看着眼前梳着双角发髻的姑娘，错愕不已：“清荷？”清荷不是嫁人了吗？眼前的这个清荷似乎还是缩小版的，年龄不过十二三岁。

“小姐。”清荷扑到白芷的怀里，梨花带雨地哭个不停。

怎么回事？难道她跳楼自杀没成功？

“吱”的一声，门被打开，一个清素装扮、手持佛珠、样貌慈祥的女人走了进来。她走到白芷身侧，安然一笑：“芷儿，你终于醒了，老天保佑。”

白芷见着自己亲娘的那刻，已经无法用错愕、惊讶来形容，早就被此番情景吓得三魂出窍。她的亲娘早在她十五岁那年的一场瘟疫之中病逝。

夫人见白芷的脸色惨白，以为是大病未愈，吩咐奶妈道：“赶紧请王大夫过来看看。”

“是。”

事情的真相，足足让白芷消化了三天。如今是康顺七年，她自杀前五年，先皇在位之

年。此时，她还是个不懂事的少女，母亲尚在，父亲也不过是江南水乡从五品知州，二娘也乖顺。

那她先前经历的种种是一场梦？可怎会那般逼真？一想到慕屠苏，她的心就疼痛起来。若真是梦，她爱得是否太过真切？

“小姐，你身子已经康复得差不多，去后院走走吧？桃花开得正艳，漂亮极了。”清荷一边帮刚刚起床的白芷梳头，一边提着建议。

“好啊，我这身子骨，好久没活动了。”白芷伸了个懒腰，重重呼了口气。

清荷捂嘴偷笑：“小姐难不成还想跳一次水？”

“这都被你发现了。”白芷打趣道。

清荷脸色发白，慌忙说道：“吓吓，这话不当真。夫人说了，那湖早晚用土给填了，免得小姐一不开心，又跳湖自尽。”

白芷失笑。以前的她，一不高兴，就爱一哭二闹三上吊，任性得令人发指。她也不否认清荷的话，只是老实实在地低头认错：“以后再也不敢了，死过一回，足以满足我的好奇心。”

清荷放下发梳，十分不满她这句玩笑话：“你这好奇心可是害惨我了，害得我被老爷训。”

“嗯，白糖双炊糕作为补偿。”

“这还差不多。”清荷满足地羞涩一笑。

白芷也在微笑。这样的清荷，真好。她多么希望，清荷会一直如现在这般，一块白糖双炊糕便满足了。

白府的后院种满了桃花。每逢三月，粉嫩的桃花开满枝丫，落英缤纷，美得不可思议。白芷提着裙摆，走在鹅卵石小路上，看着粉嫩的一片，心情舒畅极了。

“姐姐。”身后忽然有个人唤她。

白芷顿足，自然知道唤她的是谁。那是与她极其相似的同父异母的庶出妹妹。白芷转头，面带微笑：“妹妹也来赏花？”

“是啊，如此美景，不目睹一番，着实浪费。”白芍走上前，抬手为白芷摘去头发上的落花。

真是体贴的妹妹！白芷在心里冷笑，梦中的她当真是被白芍这番表象给迷惑了，她把白芍当亲妹妹，白芍却在背后捅她两刀。

心存芥蒂，白芷已无法有那份纯粹的亲情，她道：“二娘最近身体可好？”

“托佛祖保佑，一切安康。大娘方才还说要去白马寺还愿，口信传到姐姐那儿没？”

“无。”

白芷的母亲柳氏常年吃斋念佛，三天两头儿小住白马寺。白芷作为长女，本应是她侍奉在母亲左右，但以前的她实在对这拜佛求神没兴趣，便由乖巧的白芍代替。

如今不如往日，白芷对白芍说道：“妹妹，以后陪母亲上白马寺之事便由我做即可，



以前真是麻烦你了。”

白芍脸色发白，略显尴尬地笑道：“姐姐哪里话，侍奉大娘，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你有这份心，就够了。”白芷眼中倒是充满了疏离。

聪明如白芍，自然听得出白芷的意思。她只是觉得奇怪，如今的白芷与她认识的白芷似乎不是同一个人，又像是同一个人。

得知白芷要陪同自己去白马寺还愿，柳氏倒颇为吃惊。毕竟是自己亲生的，自家女儿是什么样的人，她一清二楚，这上香吃斋之事，白芷不可能会有兴趣。

去往白马寺的马车上，柳氏终究耐不住问道：“芷儿，今儿是吹了什么风，竟要陪母亲去上香吃斋？”

白芷正用紫砂壶泡一杯碧螺春，端在嘴边，吹了口凉气，递给柳氏。待柳氏接住，白芷才道：“以前是芷儿不懂事。从鬼门关走一圈，忽然悟出个道理来：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

柳氏甚感欣慰，抚摸着白芷的发丝：“芷儿，你父亲要是知道你有这番改变，定然欢喜。”

她会努力保护这个家，使之没有内患，不遭外侵。如果她没记错的话，这一年，她的父亲会遇见他仕途的转折点，太子太傅。此事正是由她妹妹陪同母亲去白马寺而起。

若不是妹妹看到斋舍后的株株桃花，随吟一首打油诗让太傅听见，引起好奇，自报家门，她的父亲也不会被太傅邀请，从而与他一见如故，被引荐至太子面前，做了京官，家庭开始解体，一寸寸破裂。

今儿她代替妹妹前来，就是要把这导火线给拍灭了。

白马寺是苏城香火最鼎盛的寺庙。苏城的达官显贵都爱来此上香拜佛。

方下马车，奶妈便领着两个随从绕道去安排斋舍。白芷小心翼翼扶着柳氏，朝正门走去。今天上香的人络绎不绝，白芷也算是见识了。

上完香，柳氏要与方丈说些话，命白芷在外等候。白芷闲得无趣，等了许久也不见母亲出来，脚有些酸，遂找个石凳坐下，单脚抬起，放在旁边的石凳之上，又捶又捏，舒展筋骨。

“小姑娘，在下觉得你是个练武奇才！”忽然一道没正经的声音从她耳畔传来，她魂不附体般地缩身，见一张放大数倍的大脸闪在眼前，她几乎条件反射地一拳抡过去，正中他的眼睛。

那人被击倒在地，一只手捂住被拳头抡到的眼睛，一只手撑着身子：“我果然没看错，小姑娘，你真是练武奇才！”那人把手放开，眼圈全紫黑，与西蜀之地那黑白相间的大熊之眼极为相似。

“你是谁？”

“熊风。”

“不识。”白芷刚想站起来走人，却被熊风给拦住了。

“小姑娘不想习武吗？叔叔教你。”

“不要。”白芷抬腿走人。躺在地上的熊风一把抱住白芷的大腿，嗷嗷叫：“求求你让我教你武功吧。”

“……”白芷顿觉无语，想了片刻后说道，“理由。”

“老夫已六十岁的高龄，因一心向武学，无妻无子，刚刚得知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命不久矣，恐我一身武学后继无人，空悲切啊！”

白芷见他动之以情，神情悲恻，心生恻隐。梦中她是个不谙世俗的大家闺秀，文文弱弱，只靠自己张扬的性格保护自己，若现在学学武功，也不错。

“敢问我从何学起？”

“白马寺后的那片竹林，以后每日辰时在入口处等我。”

“兴许可以。”

熊风一副孺子可教的样子，满怀期望地看着白芷：“老夫甚感欣慰。”疾风一过，熊风竟然跟着不见踪影。白芷不由得叹息，他身手如此矫健，真患有不治之症？

柳氏常年吃斋念佛，与白马寺的方丈颇为熟稔，是以聊天的时间有些长。熊风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待他走后，白芷又坐回石凳上，把玩着手中的白绸手帕。

这块手帕上的绣花是她第一个颇为满意的女红——一朵嫣红的牡丹花。梦中的她爱极了艳丽的大红色，如今看来，她倒是失了那份兴致，反而觉得俗气。

赶明儿绣花出水芙蓉好了。白芷心想着，手不免一松，偏巧一阵风刮起，手帕顺着风飞远了。白芷大惊，顺着手帕飞走的方向望去，见一群锦衣华服之人从拐角处走来，而那手帕正巧落在领头的贵妇脚边。

那贵妇微低头看了一眼，以眼神示意，她身旁的丫头便躬身拾起手帕递给贵妇。

白芷心里暗叫不妙，打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方想开溜，贵妇在背后唤道：“姑娘留步，你的手帕。”

白芷只好认命，回眸一笑，低眉走过去，朝她欠了欠身：“多谢王妃。”

“哦？你怎知我是王妃？”

这一反问，倒是让白芷愣住了。而后她自个儿细想，真想自打嘴巴。一时心乱，她把梦中的见闻用在当下了。

白芷只能硬着头皮道：“听闻恭亲王王妃喜红装，恭亲王宠妻，便制九九八十一件不同款式的红装，皆以金丝镶边，衣袖上无不以一朵金线边牡丹为标识，天下无双，独一无二。”

王妃瞄了一眼衣袖上的牡丹，会心一笑：“挺伶俐的姑娘。”

梦中的白芷最爱巴结的便是恭亲王妃，只因她是慕屠苏的母亲。只是如今，她可是要避而远之才是。

“你的女红不错，练了多久？”

“民女愚钝，五年了。”她故意撒谎，若说仅有两年，王妃对她定会刮目相看。这并不是她所愿。

“哦，难怪。”王妃微微一笑。

偏巧，柳氏和方丈一起出来，柳氏见着白芷，说道：“芷儿，让你久等了。”另一边的方丈见着王妃，手竖放胸前，朝她半鞠躬：“王妃。”

柳氏愣了愣，忙朝王妃欠身：“民妇拜见王妃。”

“起来吧，我只是拜拜佛，保儿女平安而已。你们无事，可自便。”说完王妃便不再看她们，与方丈谈了起来。

白芷与柳氏默默欠身拜别。

待出了白马寺，坐马车返回白府，柳氏才与白芷说上话。她道：“芷儿，方才娘为你和你爹求了签，你是姻缘，你爹是仕途。唉！”

白芷察言观色，发觉柳氏的神情不对。

果然，柳氏叹息道：“签上道姻缘不如你愿，诸多坎坷，要经历一番风雨才能化出一道虹来。”

“那爹的仕途呢？”

“若一招棋错，步步错，永无翻身之日。”

梦中，她爹站错了队，支持太子，最后被夺嫡的三皇子视为眼中钉，不久被慕屠苏施计斩草除根，果真是一招棋错，步步错，永无翻身之日。如此看来，梦中的一切说不定真会发生。但是现在的她，无论如何，都不会让那一切再发生。

如今，她虽不能保证可以阻止父亲站错队，但她可以扭转父亲的官运。只要不遇见太傅，她父亲便不会做京官，那便无队可站了。

白芷以手轻拍柳氏的手背，安慰道：“娘，你多虑了。有些事可以人为而逆。”

柳氏闭目，便不再说话。

白芷有心习武，自白马寺偶遇熊风后，当真每日辰时只身前往白马寺竹林求学。熊风亦每日准时到，且倾囊相授。某日，白芷来得早，不见熊风，便一屁股坐在大石之上，折断一截竹枝，在泥地上写字，忽闻一阵悠扬的笛声回荡于竹间，回转盘旋，百鸟齐飞，仿佛随着音乐蹁跹起舞。

白芷停下手中的竹枝，愣了愣。她随着音乐靠近笛声来源，直到她看到，在幽竹深处，有人着一身白衫坐在大石之上，瀑布般墨黑的长发垂散下来，修长的手指跳跃于笛身之上，轻快而张扬。

多么熟悉的背影！白芷浑身发颤，眼眸眨都不敢眨，不由自主地不断后退，仿佛身体在告诉她，不要靠近他！白芷不小心碰到身后的竹子，弄出了声响，那着白衫之人回眸望来。

恍若隔世的绝世容颜，眼眸中流转着他千年不变的冷淡。这张脸在梦中，她多想看看。可如今，她惊恐。她几乎是落荒而逃。她拼命地奔跑，仿佛只有这样，她才有生的希望。

慕屠苏！在那个梦境里，她爱了一世，求而不得的男子。

慕屠苏平日波澜不惊的眸子略显错愕地望着拼命逃离他的女子。他样貌有这样吓人？不过他从那女子眼中看到的不只是惊恐，还有隐隐的恨意。

他十分不解。

白芷不停地跑，也不知跑了多久，直到莽撞地撞了一堵人墙，由于用力过猛，身子被弹回到地上。

“好徒儿，你这是见着鬼了？”熊风笑眯眯的。

白芷赶紧站起来，拨浪鼓似的摇头。

“好徒儿，今日前来，是与你来告别。”

白芷不解：“你的武学还未倾囊相授。”

“足矣，做人不可太贪。”

白芷嘴角抽搐。她何时贪了？数日来，她唯有的记忆便是每日提着竹篮给他送各式糕点，以及客栈住宿费。至于武学，她也就学会了几招防身术。

“他日我们定会再相见，好徒儿，师父走了。”熊风以手作哨，林间忽蹿出一匹骏马。他快速上马，朝白芷挥挥手，便绝尘而去。

白芷心想，兴许她被讹了。这所谓的师父，其实不过是骗吃骗喝的江湖骗子。

也罢，权当无趣生活的一点趣事。

熊风的出现，多少让白芷改变了些，至少，让她下决心做个“能武”之人。白芷是个急性子，第二天便请了武馆女师父来白府教学。

武馆女师父名秋蝉，比白芷长三岁，活泼好动，目不识丁，为人却甚是和善。不过几日光景，她们倒成了良友。因白府家教严格，未出阁女子深居简出，对外面的世界一概不知。

现有秋蝉在此，好比有了个消息通。

“芷儿，我跟你讲，北大街的包子铺小妞做了陈员外的小妾，如今穿金戴银，别提多风光。”秋蝉一脸憧憬。

“若是我，情愿做糟糠之妻，也不愿做大富大贵的妾。”白芷讪讪地说道。她比谁都更了解妾的凄苦。倘若夫君爱之，倒也罢了；若是不爱，妾便连府上的一花一草也不及，说不要便可不要，弃如敝屣。

“芷儿你肯定是当妻的命，是嫡女又是知州大人的掌上明珠。”

白芷笑而不答。活该她在梦中命运悲苦。在梦里，她父亲本为她打点了一门亲事，门当户对。可为了嫁给慕屠苏，她放着原配不做，犯贱做他的小妾，还被人轻蔑说是“高攀”。

她真是活受罪。

“我尚且不想这些，年纪还小。”

“不小了。你们官家小姐及笄过后，便可以开始张罗婚事了，不像我们这些平民百

姓，能嫁则嫁，不能嫁便做妾。”

“别妄自菲薄，人的命掌握在自己手里。”

“嘿嘿，难怪好多未出阁的姑娘打算去掌握自己的命运。”

白芷不解。

“你可曾听说恭亲王的独子慕屠苏？”

“不曾。”白芷一脸镇定地胡说八道。

“在京城，慕屠苏被誉为第一美男子，无人能及。听闻他随恭亲王妃来我们苏城的白马寺拜佛，苏城的姑娘们都跑白马寺上香去了，这白马寺的香火可谓是空前鼎盛啊。”

白芷只道一声“哦”便不再作声。

“瞧你一副兴味索然的样子，指定没见过慕屠苏的美貌。”

“那你又见过？”白芷打趣。

“择日不如撞日，我们现在去瞧瞧？”秋蝉睁着她亮晶晶的眸子，一脸兴奋。

“你另寻他人吧。”

“真没趣。那我们去吃北街包子铺的包子如何？”

“这个姑且有得商量。”

男人可以没有，美食不可以没有。

北街包子铺的包子是苏城享有盛名的美食，皮软，肉汁鲜，每天供不应求。白芷以前从未在外吃过东西，这包子还是秋蝉带进府让她尝尝鲜，结果便一发不可收拾，她隔三岔五就拜托秋蝉送几个包子过来。

后来白芷索性随秋蝉一起去北街买，与她一样，不顾旁人眼光，当街吃包子。即使旁边的清荷一直碎碎念，说她是个官家小姐，不该如此，她也置若罔闻。

什么大家闺秀，见鬼去吧。以后，她要为自己而活。

白芷和秋蝉是偷偷溜出门的，所以得走后门。两只馋猫一到包子铺，见蒸笼前站着一堆人。两人对望一眼，好似约定什么，冲进人堆里……

待她俩出来之时，两人手里都捧着热腾腾的包子。包子一到手，白芷便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口，像平时一样，回白府之前，在路上解决掉。

“小心。”秋蝉忽然在她身后高声喊着。

白芷这才把头抬起，惊愕地发现自己已在马下，眼看就要被马踩死。她还来不及惊呼，自马车里蹿出一抹白影，而后她的腰结结实实被人搂紧。她感觉自己身子一轻，再缓过神，自己已离马车有一步之遥，马车也已停了下来。

白芷抬头看向自己的救命恩人，当见到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脸时，她挣扎着脱离他的怀抱，一言不发就要离开。

“姑娘，在下可有哪里得罪了你？”慕屠苏问道。

白芷顿足，深吸一口气：“无。”不等他继续问，拉着发愣的秋蝉便慌忙离去。

“芷儿，那位公子长得可真俊美啊！”

“他便是慕屠苏。”

“你怎知？”

“……”她无言以对。

是啊，她已发誓，不爱慕屠苏，可梦中的记忆还在，那是她渴望过的爱人！

白芷不顾大家闺秀形象，当街吃包子，偶撞马车，幸得世子相救，却冷言相待。这番经过在苏城不胫而走，自然而然传到了极爱面子的知州白老爷耳中。

白老爷大发雷霆，一大早便命丫鬟到临水轩唤白芷进书房。站在白芷旁边的清荷见丫鬟的架势，知事情严重，捶胸顿足地道：“都怪清荷不好，我若看住小姐，小姐便不会随着秋蝉去吃包子了。”

白芷倒一点儿也不紧张，她爹的脾气，她再了解不过。这次他大发雷霆的原因绝对不是她损坏大家闺秀形象，想必是她不知分寸，冷言对待京城里来的世子慕屠苏吧！

在梦里，她十五岁才遇见慕屠苏。她还记得那时正逢乞巧节，夜空如洗，河灯初上，点亮了她那些年的深闺岁月。她如个未见过世面的少女，莽莽撞撞挤进人群，看着一些于她而言并不新鲜的事物。

她并不惊才艳绝，不过略懂笔墨。她到底年轻，凑巧猜中数个灯谜，沾沾自喜，以为所有谜题难不倒她，直到一道“白日依山尽”打一成语，让她方寸大乱。

她憋红了脸，看着手中纸张，迟迟不能开口。忽然，身边蹿出一名白衫男子，他有一双斜飞入鬓的狭长眉毛，那双漆黑的眸子闪闪发亮，鼻梁英挺，薄薄的嘴唇似在闲闲地吟唱，将一道道灯谜尽数猜完，并且毫无偏差。

她第一次与除了她爹以外的男子说话，羞涩地问：“公子，白日依山尽，打一成语。”

他回眸看她，轻笑：“下落不明。”他没有为她的绝美容颜所倾倒，仿佛她与其他人一般，目光多停留一秒也觉得浪费。他说完便走了，可于白芷而言，那便是情根深种，即使他真的从此下落不明。直到母亲去世，她远赴京城投靠父亲，才得知他是恭亲王之子。

而此番，她却提前了两年与他相识，到底哪里出了错？

白芷来到书房，见白老爷正在练字，欠身道：“爹。”

白老爷这才放下狼毫笔，正襟危坐，脸上看不出喜怒：“芷儿，你与芍儿同年同月生，可你成了爹的掌上明珠，你可知为何？”

“该是嫡女之故吧。”

“知道便好。相较于芍儿，你缺点心眼，凡事喜欢与讨厌总会当即摆在脸上，不懂去掩藏。相反，芍儿则懂得隐藏。”

“爹教训得是。”白芷低眉，算是默认，其实心里并不痛快。她那么讨厌白芍，怎会去效仿白芍？

“京城来的世子到了我们小小的苏城，我们已是万分荣幸，你摆脸色给世子看，该不该？”

白芷认错：“不该。”

“甚好。”白老爷满意地点头，“恭亲王来书，言京城炎热，王妃体弱，苏城冬暖夏凉，宜养生，让我这知州多担待点。王爷早些年已命名匠在穷奇山脚建山庄，如今快完工了。这收尾期间，王妃和世子会在我们府上小住，芷儿，你应该明白怎么做吧？”白老爷郑重地看着她。

白芷怎会不了解自己的爹，有惊世才华却被埋没在小小苏城之内，有着远大的抱负却离京城十万八千里。恭亲王妃与世子的到来俨然成为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有什么办法把握这次机会？

当然是联姻，这是再理想不过的办法。若说这苏城，比美貌，白芷是第二，谁敢说第一？再者她又是嫡女，嫁给世子，是不二人选。

白芷并未否决她爹，乖巧地欠身：“芷儿尽力。”

世子的眼睛长在上天，她可高攀不起。给白老爷一个不算答应的答案，也许是她最好的选择。她不能拒绝她爹。在白府，她母亲和她仅有的不过是正妻与嫡女的身份。财政大权掌握在二娘手里，白府唯一的男丁也是二娘所生，最得宠的还是二娘。而白芍虽不是二娘亲生，表明站在柳氏这边，现在的白芷却知道，白芍将她母亲的死一直归咎于柳氏。如此，白芷和柳氏处于弱势，若再得罪她爹，她们母女俩在白府便毫无立足之地了。

白老爷说道：“去你二娘那儿领些银子，到铺子里买些首饰、衣服打点自己。”

“是，女儿告退。”白芷退出书房，抬头看了看今儿的天色，无比感慨地叹了口气。如今真是麻烦。让她去勾引慕屠苏？梦中她拼搏几许，换来的是什么呢？

她只想离慕屠苏越远越好，他去爱、去宠他的南诏小公主，而她会找到属于自己的良人，美满地度过这一生。

可为何命运如此多舛，这般不如她的愿？

白芷奉命去街上买胭脂水粉打点自己。白老爷怕白芷又出什么乱子，让清荷随行。白芷觉得无所谓，和秋蝉学完马术，便拉着秋蝉去街上。

不巧，骄阳似火的天突降大雨，雨水倾盆而下，若不是她们三人正好在铺子里选簪子，今儿肯定成落水的狗子了。

秋蝉从不抹粉打扮，整日穿着武装，所以对女孩儿家这些东西十分不以为然。

白芷也不怎么上心，只是随便看看，看着顺眼的，便买。待到阵雨停歇，她们才去另一个铺子瞧瞧。

几人来到一个布料铺子，白芷随意看了几下，摸摸手感，便选了水蓝色绸缎，付了银子便走人，方出铺子，迎面而来一辆马车在她跟前停下。这辆马车，白芷识得，是自家的。

马车帘子被掀起，竟是白芍！她今儿着一件绣碧青色大荷的嫩绿水纱裙，此时正低着头，小心翼翼地从马车里下来。她刚抬头，便见白芷朝她微微一笑：“妹妹这是打哪儿来？”

白芍神色微妙地说：“自然从府上出来的。”

“哦？”白芷不动声色地看了看马车的轮子，上面沾有红土，这是穷奇山特有的土质。她去穷奇山作甚？穷奇山除了山腰之上的白马寺，还有什么？

“姐姐，很少看你出来买布，做新衣？”白芍忙不迭岔开话题。

白芷也不想说那话题，顺着她的话题：“是啊，最近衣服小了，愁死我了。”

白芍愣了愣，掩嘴轻笑：“莫不是姐姐包子吃太多了？”

白芍估摸着是对她的体形幸灾乐祸吧。白芷也不恼，而是捂住自己的肚子，病弱西子般蹙眉。清荷见她这样，忙扶着她：“小姐，你这是怎么了？”

“包子吃太多，想如厕。”

此话一出，在场几人皆惊愕。白芷咬着唇，可怜兮兮地望着白芍：“妹妹，借马车一用。”

“可是……”

白芷未等她说完便如只兔子般迅速上了车，进车厢之前，急忙对秋蝉和清荷道：“上车。”之后又命车夫速速驾马。白芍刚从白马寺而来，本已疲惫不堪，如今白芷再让她步行回去，她那三寸金莲不知挨不挨得住。这也算小小惩罚她一下。

发愣的两人连忙上了车。

“姐姐。”白芍想挽回却为时已晚，且脸色发青，眼神中若有若无地多了份忐忑与害怕。

马车上，白芷方掀起帘子，竟然对上一双狭长的凤眸，他正似笑非笑地看着她。白芷自然不能幸免地大叫一声。车夫立马急刹车，在白芷身后的两人重心不稳，直接往马车里栽。白芷受到背后的冲力，身子不受控制地直接往里面那人身上扑。那人本想接住白芷，奈何白芷情愿摔到坚硬的车板上，用手挡开他。不想马儿突然发躁，马车震动，她的身子又撞了回去。

于是，惨烈又悲壮的事情发生了……

那是一张颇为柔软的唇，湿湿润润，带着温热。

在马车门口的秋蝉和清荷彻底傻眼了。马车里怎会活生生蹦出个男人来？而且长得怎一个美字了得，难怪白家嫡女迫不及待扑倒献吻！

白芷发愣片刻，立即从他身上弹了起来，且脸色发白。为何她没有其他女子羞赧的表情，反而是脸色发白，极为恐慌？

只因她扑倒的不是别人，正是她想逃离的慕屠苏。

慕屠苏随着她的起身坐起，兀自笑道：“白家小姐真是生猛得很。”

她知道慕屠苏这不是笑。他对谁都笑盈盈的，却皆不发自内心，只做表面上的谦谦公子。她十分、相当、很讨厌他的笑。她抿着嘴反唇相讥：“怨我冒昧，不知世子在车内，更不知世子和我妹妹有那么一层关系。”

“白家小姐误会了。我本在竹林间散步，突降大雨，正巧白家二小姐路过，捎我一程



罢了。”

白芷不疾不徐，十分刻板地道：“男女不可共处一室，小妹不懂，难道世子也不懂？还是世子有意于小妹？”话说出口后，白芷脑中当即闪出一个念头来。

她看得出，白芍去白马寺，一定是与其他女子一般，想看看传说中的世子，之后白芍不顾礼数，邀他到马车里躲雨，可见白芍的心意。既然爹想和恭亲王联姻，她何不撮合白芍与慕屠苏？这样，她倒是既可两面讨好，又可了却这烦心事，何乐而不为？

说干就干。

白芷一抬眼，目光便撞进了他漆黑的眼眸里。他正一脸玩味地看着她：“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你怎不想，我是有意于你呢？”

白芷听着慕屠苏的话，仿佛听了天大的笑话：“世子才貌兼得，我高攀不起。”白芷不想与他在同一车内，对着车夫喊道，“停车。”

车方停，白芷便欲下车。慕屠苏脸上带着疑惑问道：“白姑娘，从我们第一次在林间相遇，你便对我充满了敌意，屠苏实在不知我们之间有何恩怨！”

白芷顿了顿，不知该如何回答他。她的脑海中又浮现出梦中的一幕幕场景，它们是那么真实，让她不得不相信、不得不警惕，而眼前这个男子正是梦中她求而不得的男人！

她惧他，甚至恨他！

既然如此，他们自是互不相干。她抗拒的，不过是他这个人。她不想让自己再痛苦，所以她必须严格控制自己。

“我和世子从不相识，又何来的恩怨？世子多虑了。”白芷说罢，便离开马车。

秋蝉和清荷几乎小跑才能跟上白芷。

坐在车上的慕屠苏微微皱了皱眉，眼睛偶尔瞥向马车一角，发现一匹水蓝色绸缎，想必是白芷落在这里的。

慕屠苏竟对那匹布温和一笑，那个笑容里掺杂着耐人寻味的意味。

秋蝉和清荷好不容易才追上疾步而走的白芷，清荷嘟囔着：“小姐，莫要难过，此事我一定向老爷汇报，还小姐一个清白。”

清荷以为白芷走得这般急促，是出于愤怒。黄花大闺女在马车上与陌生男子亲个嘴，在清荷眼里，有失体统。

因清荷这话，白芷顿足，转身对清荷和秋蝉一字一句地说道：“关于我和世子在车上发生的一切，你们统统忘记，只字不准提，懂吗？”

白芷的气势很吓人，两人几乎处于灵魂出窍的状态，茫然地点头。白芷太了解她爹了，此事若要让她爹知道，他肯定敲锣打鼓地把她往慕屠苏的床上送。她才不要，绝对不要。

她刚回到白府不久，柳氏的随身丫鬟便来临水轩唤她去趟佛堂。柳氏常年吃斋念佛，几乎不出白府的佛堂。白芷随着丫鬟往佛堂走，途中经过一处别院，看小厮们忙来忙去，便随口问丫鬟：“这是怎么了？”